**雪山为证，大地为书**

**——读《雪山大地》悟精神传承与生命力量**

于子淇 文学院汉语言师范一班 17375902691

合上书我还没缓过来，杨志军在书中所写的那片雪域高原，就像在我眼前放电影似的：唐古拉山上的冰碴子闪着老早以前的光，沁多草原的风吹刮过来，还带着些许的细碎声，两辈人踩在冻硬的土地上，脚印嵌的非常深。这书可不是单单只写援藏的事，这可是拿了茅盾文学奖的，五十多万字写得很扎实。把个人那点日子揉进大时代里，各民族处出来的感情也扎在土里，就着雪山和大地的劲儿，把人们的好和一辈传一辈的精神都写透了。

在杨志军写的书中，雪山、大地并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地方，更像一根线，把整个故事的线索串起来。雪山就像立在那的信仰碑似，他写“积雪的山头戳进云彩里，每道弯儿里都藏着天地的道理”；大地呢，就是养人的妈，“酥油草一年枯一年长，把营养埋在冻土里，就等春天喊它醒”。这种对自然的敬和谢，在细节里到处都是——藏族的头人角巴会对着神山烧桑枝祈福，汉族干部强巴遇到草原干旱，能跪地上求雨，牧民们都信“草原的草和人的命，就是一条绳上拴着的俩蚂蚱”。这种跟着自然一块儿过的聪明劲儿，偏偏是现在社会最缺的。之前看到日尕领着马群，主动搬到别的地方，就为了不让草原超载，我才突然明白：雪山和大地从来不是用来征服的，而是得捧着敬着的“生命一家子”。书里把这种爱护自然的理儿写透了，才让这书不管过多少年看，都有它的价值。

两辈人实实在在的付出，掺着汉藏两边的故事，读着特让人动容。先说父亲强巴，他简直就是最早一批来援藏的人的样子。从内地跑到草原，藏族头人还给他起了藏族名字，然后从零开始建了第一所学校，让牧民家的娃第一次能坐在教室里上课。他说“我干的活儿就是在朝拜”，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信仰这么坚持，现在看真挺难得的。再看母亲苗医生，心跟大地似的宽，装着满满的善意。她跑到生别离山去照顾麻风病人，就算自己也染上病了也没往后退，凭着当医生的良心，把民族之间的距离、疾病带来的隔阂都给消了。这夫妻俩的故事里，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只是“办学校、看病人、开小卖部”这些看着挺普通的日常事儿，可在那雪域高原上，这些事的分量，跟开创一个新世界似的。

小说读多了，再好看的故事，都容易让人陷入审美疲劳。什么“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”，我读不懂，总结不来，也不关心，但是，它的叙述的诗意，像要飞起来一样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出现在这本书中的每一个藏族人，都是天生的诗人，个个出口成章，在爱恨离别的每一个重要瞬间，他们都会以歌声来倾诉和表达。汉族人的老天爷，藏族人的雪山大地，都在人心里。但是，汉族人对老天爷向来采取实用主义，既相信天道轮回，也骂苍天不长眼。在藏族人的心里，相信祈祷的力量，相信雪山大地的照应，也相信来世的美好和今生的艰难，都在一个雨雪交加的瞬间。这是一种彻底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另一种日常生活。“好像有一种天然默契的基因，规范着他们的行动，包括举手投足，一唱一和。”它让我确信，人的生活，确实是可以有另一套表达系统的，也可以全频道充满诗意。可能是我孤陋寡闻，至少我之前真没有读过这样的一本小说，它全程都在抒情，人人都会抒情，从来没有停止抒情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本诗集，但它又确实是本小说，还原了“生活的原色”。我以前不大瞧得上有些号称“史诗”的小说，但我觉得《雪山大地》确实具备了史诗气质——史诗首先得是诗，诗都不是，怎么好意思称什么史诗。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要“一口气”读完，因为如果不“一鼓作气”，那些弥漫字里行间的诗意，就容易被我读出“断气感”。一本书读得懂读不懂，根本不重要，但是，一首诗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不应该被你读“断气”。

平庸年代，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已经无险可冒，昨天和今天别无二致，明天又是崭新的昨天。但是，发现另一种高密度的日常生活，也可以给平庸的日日夜夜凭添许多乐趣，甚至可以在内心里滋养出一个精神的原乡。至于作者自言的家族传承、土地滋养、风情融入、血脉联系、情感浸润、精神认同，能体会到多少，都不要太在意。所谓意义，往往都只是一种“找补”，找得到找不到，找得多找得少，无关造化。

总的来说，《雪山大地》是一部充满深度与思考的作品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民族文化与历史变革的缩影。通过细腻的笔触，阿来让我们看到了藏族文化的崇高与坚韧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类在自然与历史面前的无力和坚守。这本书让我不仅仅了解了藏族的过去与现状，也让我对生命的意义、文化的传承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在雪山大地的广袤与苍凉中，我感受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激励我去思考我们如何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保持自我，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根。